

日本、“四小龙”、
东盟、中国经济发
展纵横

『四极』亚洲 经济

〔新加坡〕林华生 著
黄晓勇等 译



亚洲“四极”经济

——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

〔新加坡〕林华生 著
黄晓勇 余晓华 朱 明 译

经济管理出版社

京权图 01-97-1560

アジア「四極」経済

Copyright ©1995 by Lim Hua Sing

Original Japanese version published

by Diamond Inc., Tokyo Japan.

亚洲“四极”经济

——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

〔新加坡〕林华生 著

黄晓勇 余晓华 朱明 译

出版: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新街口六条红园胡同8号 邮编:100035)

发行:经济管理出版社总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北京曙光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5.25印张 131千字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7-80118-504-8/F·483

定价:8.00元

• 版: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印装

地址:北京阜外月坛北

责任编辑 许 兵
版式设计 蒋 方
责任校对 郭红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四极”经济: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经济发展纵横/
(新加坡)林华生著;黄晓勇等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7.10

ISBN 7-80118-504-8

I. 亚… I. ①林… ②黄… III. 经济发展-研究-亚洲
IV. F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9808 号

日文版自序

亚洲经济正处于重大的变化之中。越南在推行经济改革政策；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进展；东盟各国正在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四小龙”）的工业化获得成功，经济更上一层楼，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亚洲经济正以空前的发展势头跨入 21 世纪。

亚洲经济实际上是亚洲各局部地区经济圈的集合体。这个经济集合体在各个方面都显示出了勃勃生机。亚洲各局部地区经济圈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加强相关邻国间的经济交流，它们或作为“地区经济合作团体”或作为“开放的经济集团”，都必须积极推进与经济圈以外或亚洲地区以外国家（地区）的经济交流。因而，局部地区经济圈不是地区经济的简单集合，而是地区经济间的合作。局部地区经济圈的成功与否，无疑将极大地左右与经济圈以外或亚洲地区以外国家（地区）间经济交流的深度和广度。

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具有带动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实力与技术能力。虽说日本的资金、技术、经济援助及企业经营管理诀窍也被利用于遍布亚洲各地的各个经济圈，但是日本对于亚太地区各局部地区经济圈都只是间接参与。当然，从地理和领土的角度来说，日本不可能直接参与（环日本海经济圈除外），然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日本积极参与亚洲各局部地区经济圈，对于日本今后的经济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如果没有日本的经济和技术贡献，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将十分缓慢；反过来说，如果不促进和加强与亚太地区的经济交流，日本也不可能有现在的经济繁荣。日本只有通过积极参与亚洲经济，

才有可能与亚太地区共存共创共荣。首先是日本企业,在日元急剧升值后必须积极努力打入亚洲。日本还必须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亚洲各国(地区)工业制品的缓冲器的作用。随着“四小龙”和东盟等亚洲国家(地区)工业化的进展,日本与亚洲各国(地区)间的贸易关系有望从垂直关系转变为水平关系。

但是,目前日本面对的难题堆积如山。日本一直在执行向美国一边倒的不明朗的政治、外交方针。虽然在最近的日美汽车谈判中日本表现出了强硬的姿态,但直至今天,日本也未能确立自己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在国内政治方面,日本现在仍未能卸下“战争的历史包袱”,也未能真正改变以贪污和丑闻为象征的金权政治以及由政界改组而引起的政局混乱。日元对美元汇价的最高点一再被突破,给日本经济的复苏势头以沉重打击。在日本处在四面楚歌之际,阪神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等等又雪上加霜,日本现在正面临着转折的关头。日本必须尽快恢复国内社会秩序,使政治、经济、外交面目一新,积极地投身于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

如同书名所显示的那样,本书试图把“东盟”、“四小龙”、“中国”和“日本”作为四极来剖析亚洲的经济发展趋势。当然,亚洲是多样性的,未作为“极”的国家(地区)也同样处身在亚洲经济之中并分别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不是说它们的影响力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就目前亚洲经济发展的全局来看,上述四个国家(地区)及团体所起的作用的确已构成为“极”,这亦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可以把“极”理解为亚洲“经济地缘学”的一个特有词汇。

承蒙钻石社赐予我付梓的机会,本人深表谢意。此外,我任职的中京大学为我提供了自由研究的条件和财政上的援助;大学理事长梅村清弘、校长北泽正启以及经营学部的诸位同仁在公私各方面都赐予诸多关照,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钻石社书籍出版事业部的染谷靖史先生对本书的出版提出了

宝贵意见并给予大力协助,若没有先生出色的策划及献身般的努力,本书绝无面世的可能,在此再次衷心致谢。

最后要提到我的家庭。父母对我长年在外毫无怨言,对我“自由的海外研究生活”给予理解;爱妻雪秋在我出外期间照顾抚养了3个孩子(鸿景、鸿毅、婷慧),谨以此书献给父母和爱妻。

林华生

1995年6月于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

中文版自序

当今,世界(以美欧为主)对亚洲国家(地区)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认为亚洲今后还能继续维持高水平的经济成长,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另一种是认为亚洲的高速度经济发展是暂时性的,很快便会出现停滞,一些国家(地区)甚至会出现混乱或危机。

不管是亚洲经济乐观论者抑或是悲观论者,都有其正确的一面。乐观论者正视亚洲各国(地区)这些年来的显著经济成长成绩。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基本上都呈现欣欣向荣气象。过去10年里,亚洲各国(地区)的平均国(地区)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都维持在6%~10%的高水准。其中有些国家,例如泰国(1988年为13.2%;1989年为12.0%)、韩国(1988年为11.5%)、新加坡(1988年为11.1%)、中国(1988年为11.5%;1992年为13.2%;1993年为13.4%;1994年为11.0%),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更是引人注目。反观欧美,其经济增长率却远远不及亚洲。

四年前,克林顿上台以来,采取了大量裁减国民所得税收以刺激国民的一般消费、重点发展宇宙产业和通信技术以带动其他工业的发展、强调产品流通合理化以降低美国国内物价、打开国际市场(如日本市场)以促进美国产品出口等有力措施,使得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有些人因此认为美国已正式进入了新的资本主义勃兴期。但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也只不过是4%左右(1996年)。

其余的欧洲各国经济情况都不太好。作为欧洲经济优等生的德国和法国,目前国内的失业率都分别达到了两位数。尤其是享有

欧洲经济大国美称的德国,自从东西德国合并后,每况愈下,再加上被经济发展落后的东德所拖累,至今萎靡不振。就以失业率来说,即已由1996年12月份的10.8%(414.8万人)猛涨到1997年1月份的12.2%(465.8万人),创下了德国战后最高的失业率记录。反观亚洲,如此高的失业率是找不到的。尤为甚者,有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还出现了零工短缺!

然而,有些亚洲经济悲观论者却认为:亚洲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今后只能是走下坡路。在世界经济发展旅程中,亚洲的崛起,只能是“昙花一现”。1994年末,麻省理工大学(MIT)的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教授在《Foreign Affairs》上发表了“亚洲奇迹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Asia's Miracle)一文,轰动了全球。其主要的原因有两点:①他是个颇享盛名的国际经济学家,说不定以后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②他开门见山地向世界流行观点(亚洲经济发展奇迹)发出挑战,肯定亚洲(日本除外)“好景不常在”。他认为亚洲的奇迹只不过是神话,亚洲的经济迅速成长很快便会宣告结束。他的论点其实很直截了当。他道出亚洲国家(地区)经济成长的源泉只是凭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之扩大而已;亚洲国家(地区)基本上没有因进行技术革新而提高生产力(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改善劳动生产率)。

保罗·克鲁格曼同时指出在亚洲,日本是例外。他认为日本经济将继续发展。理由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从不间断地引进新技术和进行技术革新以改善和提高生产效率。

保罗·克鲁格曼的“亚洲奇迹的神话”的论点,遭到了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的反驳。主要的理由是:①他把现在亚洲(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状况和50~60年代的苏联的例子相提并论,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②他没有掌握亚洲各国(地区)的实际状况,误解亚洲各国(地区)基本上没有进行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效率。其实亚洲各国(地区)都强调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积极展开研究

和开发(R&D)活动。例如,在1990年,每10万人口中,韩国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是120人,日本86人,台湾地区76人,美国68人。亚洲各国(地区)的研究和开发费用,也有显著的增加。③欧美日对亚洲的投资和企业进入,皆不仅给被投资国(地区)带来了资本和经营管理知识,同时,经过技术转移,引进了不少新技术和提高了当地的技术水平。④亚洲各国(地区)拥有不少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高储蓄率[1966~1994年期间日本平均储蓄率为33.7%,亚洲“四小龙”为30.6%,欧盟(15国)为22.5%,美国为18.4%];高投资率与低福利开支{新加坡0.4%[占国(地区)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香港地区0.5%、台湾地区4.4%、韩国1.2%(以上为1991~1993年的平均值)、美国7.2%、德国14.7%、法国18.3%、意大利14.8%、日本8.4%(以上为1976~1993年的平均值)};政府官员的高效率(“四小龙”);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四小龙”和东盟);土地改革的推行(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金融外汇制度改革(台湾地区、韩国和新加坡);以美国为主的行政、财政、军事、技术等方面的援助(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等等。

最近两三年来,一些亚洲国家(地区)确实出现了经济发展缓慢的趋势。无巧不成书,经济最糟的国家竟然是保罗·克鲁格曼寄以厚望的日本。日本自从1991年泡沫经济崩溃以来,已度过了整整6年的岁月,至今始终陷入低潮无法自拔。政府屡次大量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银行的利率也降到历史最低的水平,借以协助企业的投资和扩大再生产以及鼓励私人投资者的贷款。国民的所得税也被降低借以刺激消费和提高购买力。这一系列措施的运用,至今都无法促使日本经济复苏。

日本国家财政赤字,已达到空前的水平[如果包括补偿旧国家铁道(国铁—私营化之后已改称JR)的部分,其数目高达468.3万亿日元(1996年)],照理应该采取财政紧缩措施,以防止国家财政赤字的进一步恶化。但是这一来,日本经济将会更加陷入低潮。不得已,过去几年,日本政府基本上只好采取财政膨胀政策,刺激经

济。但为何惘然无效呢？有人认为日本政府做得不彻底、不持久。最近，保罗·克鲁格曼撰文向日本建议：日本银行（中央银行）必须大量地增印纸币、增加政府开销、减税、收购国债以挽救日本经济。他认为只要日本消费者的开销不超越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那么，增印纸币就不至于会引起通货膨胀（1997年2月4日《日本经济新闻》刊文，“日本银行必须扩大提供货币”）。

以上的道理非常简单。日本经济学者和政府官员都非常清楚。只是没人可断言长时间推行此政策肯定会使日本经济复苏。况且这些年来，日本政坛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互相倾轧，同时又接二连三地出现贪污舞弊事件，搞得政治家们都战战兢兢，身不由己，无暇全神处理国家经济事务，落得日本经济在空转。“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更遇对头风”。日本除发生阪神大地震、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外，又适逢日元暴涨（1995年4月，1美元=80日元）和暴落（1997年2月，1美元=124日元），搞得日本朝野惊慌失措，不知何去何从。看来日本再快也需多等一年半载，经济才能开始复苏。

尽管如此，就以失业率而言，日本只达3.4%（虽然日本失业率的计算方法跟欧美有些不同），这和欧洲主要国家失业率高达两位数相比，相差还很远。如果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日本还是称得上是个经济大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量（1412亿美元，1994年）、世界第一的美国国债持有国（2630亿美元，1997年2月）、世界第一的海外资产拥有国（6890亿美元，1994年）、连续6年（1991~1996年）世界最大的政府发展援助（ODA）国家等。

至于其他亚洲国家（地区），情况又如何呢？当然，在不同程度上，亚洲国家（地区）都有经济衰退的迹象。在亚洲“四小龙”中，韩国政治混乱，经济也陷入不景气。台湾地区经济虽已从不景气中逐渐恢复起来，但是缺乏强劲。香港地区经济欣欣向荣，但是一部分人担心暂时可能受到7月1日回归中国的影响。新加坡经济由于受到欧美日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出现后劲无力迹象。

东盟各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菲律宾大体上虽已由独裁者马科

斯时代破烂不堪的经济包袱中解脱出来,但是经济发展的步伐,始终还是缓慢。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相当可观且富有潜能,但情况和新加坡一样,由于工业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半导体等工业产品的出口锐减,经济发展开始缓慢下来。印度尼西亚经济虽然也稳步成长,但由于通货膨胀恶化和贫富极端悬殊不均,最近四处发生示威运动,同时,苏哈托之后的政权转移,也不可能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么顺利,因此政治的不稳定势必影响经济发展。泰国由于政权一直在重组,官僚政治家的经济效率低,又碰上工业制成品出口锐减,景气开始下降。文莱盛产石油和天然气,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但从长远来看单靠天然资源不是上策,因为不仅它们的国际价格波动大,而且迟早会被取尽挖空。文莱 1984 年 1 月加入东盟(1967 年成立)之后,已逐步发展了一些工业和旅游业,但毕竟有限。越南在 80 年代中期便开始推行“经济革新”,重建家园。越南于 1995 年 7 月加入东盟,希望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复兴长年累月被战争洗劫得疲惫不堪的国民经济。但它和中国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情况一样,毕竟还在“实验和摸索”阶段。如今,国内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迟迟赶不上经济发展步伐是越南必须面对的主要课题之一。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中国可称得上是个国际性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大国。1978 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有 20 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因此,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认为中国很快地便会变成经济大国。冷战结束后,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唯一有潜在威胁性的国家。美国通过人权问题、民主运动问题、版权著作权问题、台湾地区香港地区问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来孤立和制裁中国。但一直都没有成功。

中国会在 20~30 年内很快变成经济强国吗?保罗·克鲁格曼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非常悲观的。另者,普林斯顿大学的肯·卡路达(Kent E. Calder)教授在他的近著(《Pacific Defense, Qims,

Energy, and America's Future in Asia, 1996)》里发出警告说,中国的粮食和能源危机将是造成东亚国家(地区)不安宁的原因。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由 1993 年开始便已成为石油的净输入国了。中国将会不断地向中东国家输出武器以换取石油。再者是中国为南沙、西沙群岛的石油主权问题而和亚洲一些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发生争执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也就是说,确保能源(石油)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

尽管如此,基本上来说,世界各国(地区)都看准中国会顺利且迅速地把经济搞上来的。哈佛大学的埃茨拉·沃格尔(Ezra Vogel)教授更乐观地预测中国在今后的 20~30 年里能维持接近 10% 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日本经济新闻》,1996 年 6 月 30 日)。中国在 20~30 年内能发展成为经济强国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不过,斯坦福大学的 Lawrence Lau 教授却认为西方国家过分夸大中国的经济力量。他说按照斯坦福大学的预测,到公元 2020 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充其量也只能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准。中国至少在 50 年内,在经济方面不可能对美国产生威胁(《日本经济新闻》,1997 年 1 月 25 日)。

对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基本上是可以持乐观态度的。即使在邓小平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疑地也将会继续发展。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政策所面对的问题还将会集中在下述方面:农业发展停滞问题、国营企业低效率问题、通货膨胀的长期化问题、生产资料双重价格的弊端问题、国家财政赤字问题、金融机构的不当融资问题、混乱的证券市场问题、城市失业人口激增问题、沿海和内陆地区发展不均衡问题、区域内部发展悬殊问题、贫富悬殊不断扩大问题、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迟迟跟不上经济发展步伐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长期逐步解决的。

概括以上所述,不难看出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日本)的经济发展状况是比欧美等西方国家来得好的。亚洲各国(地区)都拥有各式各样的经济发展难题,这是难免的。但若把这些难题和欧

美等西方国家相比照的话,那将是小巫见大巫。因此,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断言:在 21 世纪内,亚洲经济发展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亚洲经济发展会突然缓慢下来或者出现大混乱的可能性。对此,我们必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待。例如,如果出现以下各种问题,亚洲个别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将会突然缓慢或停滞下来。这些问题包括:①主要工业原料(例如石油、天然气等)的价格暴跌,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将首当其冲。30 年代树胶价格暴跌对当时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冲击非常大。80 年代中期石油价格下跌对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冲击甚大。当时,作为区域性、国际性的炼油中心的新加坡,也蒙受了极大的打击。②外债积累的进一步恶化问题。中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都大量向工业发达国家(主要是日本)和国际金融机构(世界银行等)大量贷款来发展本国经济,由于工业发达国家的货币升值(比如现在的美元和 1995 年 4 月为止的日元),使这些亚洲国家(地区)债台高筑,无法偿还,难免成为重债务国(highly indebted countries),这必然影响其国内的经济的发展。③工业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的深刻化。这将影响其对亚洲国家(地区)的投资和削减亚洲国家(地区)的出口贸易量。现在有不少亚洲国家(地区)逐步地体会到这些问题。亚洲国家(地区),尤其是“四小龙”,越来越需要外国的资金和高科技来发展本国(地区)工业。与此同时,本国(地区)的高附加值工业产品也越来越需要开拓区域和国际市场。④国家(地区)区域纷争的恶化。南沙、西沙群岛领土主权问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恶化问题、朝鲜与韩国关系恶化问题、日本与俄罗斯北方领土问题、日韩竹岛领土主权问题、中日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等,都可能成为亚洲纷争的根源,进而妨碍有关国家(地区)的经济建设。⑤政治不稳定。亚洲各国(地区)发生过的几件事件包括:民族纷争(大多数的亚洲国家(地区)都是多元民族的国家(地区),民族不和往往会造成政治

动荡不安。早期印度尼西亚 1965 年的“9·30 事件”以及马来西亚的 1969 年的“5·13 事件”便是明显的例子);缅甸反军政府民主化运动;西伊里安问题;东蒂汶(East Timor)搞独立运动;政权转移时所引起的政治动荡,比如由甘地夫人到甘地夫人长子、由马科斯到阿基诺夫人、以及以后的由苏哈托到其未来的继承人等。以上所举的引起政治不稳定的例子,有大有小,有的仅是影响局部的,有的却是震撼整个有关国家或区域的。⑥宗教问题。宗教和种族问题关系非常密切,亚洲不少多元民族国家(地区)往往为了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种族摩擦。印度的兴都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长期纷争便是显著的例子。菲律宾南部的回教势力长期以来都在搞独立运动。东蒂汶(East Timor)的独立运动基本上和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文莱等国的宗教问题也很敏感,幸好现在多元民族和谐共处,国泰民安(但印度尼西亚最近宗教种族问题在某些城市内呈现紧张局面)。

由此可见,亚洲问题是错综复杂、包罗万象的。要充分且具体地了解和掌握亚洲问题,并非易事。这次《亚洲“四极”经济》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日本研究所所长张蕴岭教授策划安排,黄晓勇教授组织翻译成中文且在中国国内出版,我本身感到万分荣幸。此书的出版,抛砖引玉,如对广大的中国大陆读者对亚洲经济问题的认识有所裨益的话,这对著作者来说,当是件高兴不过的事。

林华生

1997 年 2 月 7 日于名古屋

(作者按:《亚洲“四极”经济》翻译成中文时,原文基本上原封不动,只有数处,原作者作了适当的订正和小修改)

中译本序

亚洲经济,确切地说是东亚经济的发展为世人注目。尤其是自 80 年代以来,各种对亚洲经济的分析和研究著作大量涌现,主流是肯定的。人们之所以对亚洲经济加以赞许,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持续高增长。在过去的 20 年里,东亚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一直居首,从而使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大大提高。由于这种原因,人们把亚洲经济的发展称之为“奇迹”,把亚洲看作是未来世纪的希望,甚至把 21 世纪称作“亚洲世纪”。

2. 亚洲经济形成一个区域经济体系。亚洲经济的起飞始自日本,在整个 60 年代呈现高增长;接着是“四小龙”,在整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经济持续保持很高的增长率;之后是东盟和中国,开始出现经济起飞,即使在大多数国家经济增长放慢的情况下,也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因此,尽管东亚经济的发展不是齐头并进,但却构成了一个增长链,形成一种相互依赖的区域经济体系。

3. 经济一体化与合作得到显著发展。亚洲经济的一体化与合作通过三种机制得到加强:①小区域合作,主要是以地理联系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合作和联系。②次区域合作,其中最突出的是东盟的地区合作,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计划实现高度一体化。③大区域合作,主要是在整个亚太地区以亚太经合组织为机制的合作。亚洲经济一体化与合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实行“开放的地区主义”,即不搞封闭的内部优惠性集团,从而可以保持其开放的发展活力。

当然,对亚洲经济的发展也不是都持乐观态度,批评的观点也不少。对日本经济、韩国经济的批评一直很多,对中国经济增长前

景担心者也大有人在。在持批评态度的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的克鲁格曼教授。他的“亚洲经济的神话”一文,不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他认为,亚洲经济的增长建立在“高投入、低产出”的基础之上,不可能持久。他甚至把亚洲的经济与前苏联经济相提并论。

从当前的形势看,似乎克鲁格曼的警告是真实的。看一看日本经济的连年低增长,泰国以及东南亚其他一些国家出现的金融危机,好像亚洲经济的奇迹已经宣告结束。持怀疑态度的人则断定,亚洲经济增长的结构性障碍难以克服,前景令人忧虑。当然,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这不过是暂时现象,亚洲经济未来的前景是光明的,这可以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许多权威研究机构的预测报告中得出结论。今后,对亚洲经济发展及其前景的辩论不会很快结束。即便亚洲经济总体增长前景看好,谁也不敢保证以后会不出问题,没有波折。

我本人对亚洲经济的前景是持比较乐观态度的。从总体上说,我的根据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点上:①亚洲大多数国家(地区)经济处于起飞阶段,增长潜力很大。经济增长和扩大的内在活力与潜力还有很大的释放能量。尤其是,亚洲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完善和对外开放基础之上的。因此,尽管在今后的发展中会出现许多问题,但主要是属于“发展中”的问题,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且,各国(地区)解决发展中问题的能力会逐步增强。②亚洲经济的增长链建立在一种梯度结构之上,具有较强的相互传递、相互依赖和相互支持功能。亚洲经济通过本身市场的扩大和内部调整,将还会不断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与活力点。也许这种宏观的根据需要更具体的论证支持,但是,应该说,正是这种大结构才为亚洲经济维持今后繁荣提供了根本性的支持。

日本中京大学的林华生博士长期研究亚洲经济。他的《亚洲“四极”经济》一书以其独到的方法,从几个“极”的角度,对亚洲经济发展的原因、特点和趋势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他既分别研究了各